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 第一四二九號 |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晉南我軍縱橫汾南敵心臟
解放萬泉榮河殲敵千餘
豫北我軍收復著名礦區六河溝

（新華社晉南前線十三日急電）太岳人民解放軍入汾河以南敵人心臟縱橫發展，繼於十一、十二兩日攻克萬泉、榮河兩縣城，守敵千餘人全部被殲，戰果甚多，正清查中。此為晉南作戰中解放之第七第八座縣城。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四日電）豫北人民解放軍於十一日收復安陽城西著名煤礦區六河溝及水冶、倫掌、善仙峪蔣偽軍要據點，戰果正清查中。當我豫北人民解放軍十日夜於宜溝、帳村之綫擊潰蔣軍之反撲後，盤據六河溝、水冶、倫掌、善仙峪之四十師一部及偽保安團、潰鄉團等反動武裝，於十一日分向安陽狼狽潰竄，上述重鎮即告光復。人民解放軍正乘勝側攻安（陽）水（冶）間重鎮曲溝偽河南三專署保安團劉梁仙部，該地指日可下。

興縣歸隊戰士
對優抗工作提出意見
縣府派員慰問抗屬幫助解決困難

（本報訊）各部隊派來興縣做歸隊工作同志，協同政府於上月開始進行歸隊工作，除一批帶由各部帶回歸部外，其餘則曾招歸隊進行學習，並開民主大會，叫大家對政府及軍隊多提意見，以達到改善優抗工作與部隊的領導作風。歸隊戰士均熱烈發言，除檢查自己一時思想錯誤開了小差外，並對區村幹部對自己家庭照顧不夠，提了不少意見，縣府將歸隊戰士所提意見，均分別整理成材料發給各區，以便調查進行處理。四月三日縣府又派專人與各部派來做歸隊工作同志及歸隊戰士代表，共同組織兩個慰問組，先去四五區進行慰問抗屬工作。各組並由政府撥帶糧食一部，以便對急需幫助的貧苦抗屬給以幫助。（下果撥）

武家峁抗屬
沒口糧的解決口糧
沒人力的包糧代耕

（興縣訊）六區武家峁行政村，在組織春耕中，根據抗屬具體困難分別給以解決，全行政村有烈抗屬二十九戶，其中六戶是口糧困難的，便給三大石小米；五戶缺乏人力的，有兩家各免了一個人的抗勤，三家幫了二十九個人工，三戶沒勞動力的實行包糧代耕。當勝條村抗屬史俊儒，四口人，只有老漢一個人勞動，除自種十垧地外，由村裏代耕十二垧，包糧四石米，又借給他八斗小米。抗屬張某家中只有婆姨和一個小孩，沒人勞動，村中給他代耕十五垧地，包糧四石五斗。紅花村戰士王鎖榮的家生活困難，婆姨給代耕五垧地，包糧二石，又給了她棉花三斤；從動員時解決了他家穿衣問題。（本報通訊）

分到土地牲畜
王引扣等自動歸隊

（岢嵐訊）三區大籬井行政村土地改革後，離隊戰士王引扣、楊家圪垛戰士王引扣，去年六月離隊回家，經過幹部動員，不願歸隊；此次土地改革，群衆特別照顧他家，除去他原有土地外，又分給好坪地兩垧半、窯地十一垧、母羊兩隻、母豬一口及其他農具家具，約值米百餘斤，王引扣感動的自動到縣政府報名歸隊。卡家坪村王毛保、大王莊土地後，自動報名歸隊，他家裏分得土地金，他的父親還趙拴金說：「千萬不要再往回跑，再三安頓說：萬不要再往回跑，打不垮蔣介石，跑回家也過不成好日子。」（趙象樞、江聲）

永和二百餘戶難民
重返家園恢復生產

（新華社晉南十六日電）[illegible]山參政、[illegible]逃亡外鄉之永和貧苦農民，已有二百餘戶重返家園恢復生產。二區佛堂、高家圈等七村即有二十餘戶，佛堂惡霸宋榮昌勾結閻特務宋樹文所奪取的份地及他的老婆，陰謀將佛狀態，大小兩號個別行人日以百十計。外籍南戶紛紛遷回原籍，某區回河北、河南者，十天即達一千五百戶。包頭三天抓了八百餘人。

偽作義瘋狂抓丁
綏西已成恐怖狀態

（本報訊）山於綏遠人民的抗戰，偽作義撥丁十萬的計劃失敗後，即令在綏西各大城鎮抓丁。歸綏緊閉城門七天，抓丁兩千餘人，連同勝到醫生、馬貴生和老廚保安員五人當抓走，包頭團隊隊開門。某皮貨商於半夜被抓走，秋蒙交朋友被抓走，人心惶惶，大小兩號路斷行人日以百十計。外籍商戶紛紛遷回原籍。

，於黑夜捆綁到南四十里之石頭營子看押。後並將各地抓了，不准老弱也被抓去，臨河、永勝鄉四百餘戶，到共抓走百餘人。此次又將年近五十之老農趙四茂等人抓去，全村群衆要求留下他們耕地，但遭傅軍鄉長殺害，宜傳七八人。綏西市因民馬二四人抓丁，將在手槍被打斷，傅軍剛遷補以「通匪」，四個人到醫院局，抓了而造成的慘劇到處可聞。（海雲）

宋清文被殺死，宋被抓上的大石頭捆起來了，把他在我面前紅薩被解放後，他跑到永宗村前清算某宋長官已被槍決，今天才叫翻身了。」三區岔溝縣高昌屠殺，受到了他有親戚的照顧，便帶老婆不給路條，面蔣偽竟把延川的白見蔡昌的孩子，直至把家破人亡，三戶人家，最近亦當即分得足夠耕地，國家並發給他說：「八路軍，翻身的日子」（仁）

組織起三年的土地，民主政府並貸給他們棉花，白洋元，他老人家三斤花給他紡織，解決今年夏衣，他自己已買了大小鐮刀各一把，開始種地生產。

洪趙大隊三月份
斃傷俘敵卅名

（新華社呂梁十五日電）洪趙大隊三月份對敵作戰中主動出擊三次，斃傷蔣胡軍排長以下九名，俘分隊長、指導員各一，士兵十九名，繳獲輕機槍二挺，步槍二十支，手槍三支，子彈六百餘發。

涼城武委會民訓班
某部事務長富白明非法動員抗勤

東廠漢營人畜力負担極重

（本報訊）記者上月十五日路過涼城七區東廠漢營村，看到若干機關部隊，任意動員群衆服抗勤。該村共有毛驢四十頭、騾子四頭，共中一部緊給縣自己提去馱炭，另一部服抗勤還沒有回來，區公所又派下四十頭牲口，三月十二日，四十多天內，該村單毛驢長差就動員了四次，每次四十天，計馱炭兩次，每次四天，不管吃喝，自帶草料，一個人一個牲口每次發資費少六斗莜麥，共花費莜麥四石八斗；另兩次是到倍滿縣（這兩次供給人畜費草料），兩次共六天。兩宗合計十四天，平均每人帶牲口三天多就要服一天抗勤，另外加上經常的應差，那就更多了。最不應該的是某部事務長富白明在四十天內，即私自在東廠漢營動員抗勤，前後三次各一次，去左雲三天；往返三天；到六號、七號、後營勝三村動員抗勤，服資甜麵油，此種任意動員抗勤、浪費民力的現象，綏南領導機關應注意糾正。

中國現在只有兩條路

陳瑾昆

世界到了二十世紀，時代是迅速的，人類是普遍覺悟的。專制中國來說，我們人民遭受百年來，受有兩種苦難：內有封建勢力的統制，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孫中山先生領導者之：即指辛亥革命（第一次革命），所以革命力量是人民覺悟程度還不夠，於是在第二次大革命（接族主義，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一部份不夠，更加沮喪，最初是孫中山接納中共即指北伐）。由他完成革命，無疑的，必定與主張：打倒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假使不是孫中山死，並且實行聯俄聯共。中共向建設道路，民主道路邁進，中共同向建設道路，迅速完成自治，並入憲政，並且實現扶助工農的土地政策，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決不能像今日國民黨一樣長期（二十餘年）訓政——一黨專政，反對民主實行法西斯獨裁，勾結帝國主義者，勾起國內戰爭，國家更遭殃，也就不至使國力消耗，進行內戰，日本侵略者，才有四省的野心，更決不至引起日本不侵略而不抵抗主義」，引起日本侵略全中國的野心，更決不至提倡「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內」，戰爭、希特勒也就不至起來並與之勾結，這一次的災難，人類的慘禍是由於歐洲，更進而引起侵略世界的野心，英美法，史的惡果，而反被蔣介石造成今日的「反共軸心」，並且成了世界的罪人。

中國大革命未被孫中山完成，世界也因而大亂；一切一切，全是因為蔣介石走入反革命道路，以致陷中國於幾乎亡國，獨裁道路，內戰道路。在這一條路上，不但造成了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並且也造成了世界的大災難。蔣介石是流民時代，背叛人民，背叛國家的獨夫。倒車，而中國人民卻是向前邁進的，可是他所以沒有接受教訓，開始覺悟，增加力量，抗戰勝利，是不幸中的大幸，中國居然列為四大強國之一，因為八年或十四年的英勇抗戰，不但使中國得救，同時也使世界得救，時代潮流推進，世界已經不是蔣介石偏要做傀儡式的獨裁者，蔣介石是天生的壞人——歷史上無前例的逆徒，強盜的獨裁者、典型的法西斯，因為無數次的內戰，殘殺無辜的結果：誤已誤國，只存有一個關節十年——未能消滅反共。而強大——更使人民鍛鍊——的中國共產黨。

蔣介石在抗戰中是抗日爲次，防共爲主，勝利後，鑒於國家的國策本來面目，不但不圖恢復與復興，反立時收用敵偽，同時加緊勾結美帝國主義，爆發並擴大歷史上無前例的大內戰。他們出賣人類上最無恥的行爲：除了絲毫不顧政府威信，僅有的人格，摧毀自己與中共和美國簽定的三個方案，尤其是與各黨派和社會賢達簽定的政協決議——國民公約，並不國案（杜魯門、馬歇爾都如此說）而外，更大膽的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的明暗條約、來與美帝締結了賣國的商約，換來美國的最殘酷的武器和最反動的援助，以本國同胞的生命來換取一國家的將士和無辜的人民——以本國人殺本國人，這是不惜國際的同胞，並要求美國人參加，甚至邀請敵人——殘殺中國人的日本戰爭罪犯參加，用了如此大的力量，有了如此大的靠山進行內戰，（本段未完下接第三版）

以貧僱農爲骨幹農民大團結
陽明堡土地複查勝利

（晉綏社臨縣十四日電）代縣陽明堡以勤勞赤貧農民爲骨幹，認眞團結中農，突破舊幹部圈子，取得複查勝利。該村去年八月間曾發動過一次羣衆，因領導上急於求成，包辦代替，並大量使用二流子，致農會全爲洇鬼流氓掌握，勤勞生產的中貧農不積極參加，說是「看灰人怎拾翻呀！」清算出的東西，三百多人大吃三個，浪費銀洋一百多元。分糧食時，幹部積極份子（實際上是二流子）每人分七、八斗，羣衆纔分不到一斗。清算出的二百八十畝地，拖延半年沒分配，水地也未澆，生產受大損失。此次複查組去後，首先突破舊幹部圈子，撇開二流子，找到眞正貧苦正派農民家中，逐戶調查訪問，從檢討上次失敗教訓裏，來啓發羣衆覺悟。貧僱農杜存秀說：「過去二流子專權，好人怕沾灰，給地主續了空子，要回要成個氣候（夠成事），非咱好勞動人提刀把、當棟樑不成。」經過三、四日醞釀，通過貧苦羣衆，自己相互教育，團窩門爭的人愈來愈多，劃分五個組，專門開赤貧農會議，進行階級教育，改造舊農會幹部。爲保證運動成份純潔，還進行會員審查。吐苦訴冤時，把上次幹部包庇劃成富農的四家地主，揭發出來。中農在鬥爭中，起初熱勁不夠，認爲：消滅地主就是「削了尖的，諸出平的」，怕土地改革後加重中農負担。此時領導上便發動赤貧農，用過去負担不公，地主老財佔便宜，中農吃虧的具體例子，提高中農覺悟，並說明今後只要大家翻身發了財，負担就會減輕。中貧農雙方召開「齊心會」，提出「中貧農是魚伴水，水伴魚，誰也離不了誰」，這樣形成農民大團結的力量。地主爲挑撥羣衆團結，故意散播謠言，說中農：「乾水喝不上，急得頭還磕破哩。」但地主陰謀很快爲覺悟羣衆所識破，中農賈太保氣憤地說：「咱們過去不能發財，就是吾子上叫你們抑住哩，不鬥倒你們，咱也永遠翻不起。」全體中農積極參加門爭，前後算出土地七百畝，按人口以石一斗產量爲標準，分給一百三十戶貧苦農民，缺乏生產資本的中農亦分得部份果實。（楊尙德、馬耶、紀）

固賢村將送抗烈屬的騾子
賤價賣給富農
縣區領導應即檢查處理

（本報訊）據行署建設處派到興縣四區檢查貸牛工作的史健同志報導：興縣四區固賢行政村，把送給抗烈屬的一頭騾子（樊關福餘牲口），賤價（六石米）賣給村公所通訊員（富農）；樊家莊有家抗屬想拿七石米買而買不上，羣衆反映很不好。六石小米，分給了十五個自然村的十一家貧苦抗屬，分後也沒有檢查，亂正用於生產的不多。同樣，固賢自然村貸牛也沒搞好。村裏貸到一條牛，村幹部沒有及時研究貸給誰，把貸牛叫幾家輪流喂着，過了半個多月還未處理。經過這次檢查，才將這條牛貸給抗屬王吉紅和貧農王增村。他二人拳擊技術不高，決定由貧農王胡地幫助。又該村最貧苦的烈屬白度得老漢，只有十四歲的一個兒子，缺乏勞動力，這次羣衆會上決定用義倉給他買一頭牛（前次已貸給九斗穀米），已並由羣衆代耕，白老漢的困難就解決了。

編者按　固賢村幹部把樊關福餘牲口，沒有送給該村貧苦抗烈屬解決生產困難，已屬錯誤，同時又以私情，賤價賣給富農，更是錯中加錯，檢查貸牛的史健同志來稿中，對此如何處理沒有提到。我們認爲，這種現象既經查出，即應由該縣區政府切實糾正，限期上，騾子應該收回，賣價可退還買主，六石小米已分給貧苦抗屬，不能再向他們要回。至如何拿出六石小米，該縣政府及四區區公所及該村公所應負責處理之。對於未負到責任的區村幹部，同時應受到嚴格的批評。

五寨城關農民
提高了對地主的警惕
——發現張世奎記下的清算賬　認識到地主壞心腸不會變——

（二分區訊）五寨北關惡霸地主張世奎，任過日寇的維持會長，提兇霸道，無惡不作。去冬羣衆對他進行過清算鬥爭，最近發現他一張秘藏的賬單，封面上寫着「一筆血賬！一筆大血賬！」黑血賬是三十五年十月廿六日發生的」。裏面詳細記着羣衆算走他的土地房屋糧食及羣衆的名字：有小名、外號、住址等項。一共列了四十九個人。羣衆發現這個賬單後，極爲憤怒，城關各農會小組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兩關羣衆說：「這狗日的好毒辣啊！想殺人哩，抓住他狗日的非斃不可。」（張世奎已畏罪潛逃）還有羣衆說：「地主都是一樣，假如叫他留了底底，別人也會留，譬如劉普生，當衆人清算他後，他也要留下底底。」農民林三說：「今天和地主階級是作最後的鬥爭哩，我們不怕他們，可要好好注意他們的活動。」會上大家的警惕性都提高了，更認識了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和保衞勝利果實的重要，南關有兩個青年參軍，十個農民參加了民兵。（陳平）

寧縣下合河
再次鬥爭漢奸地主
史逆俊美的門匾被打爛了

（寧縣訊）下合河村羣衆再次鬥爭漢奸地主史俊美與樊恭。在敵僞統治時期史曾任過僞村長及僞區長，樊任僞村副及僞協助理員，敵閻合流後，又任閻民力局長。四四年春天，這兩個漢奸地主，動員民力一千五百餘工給敵人修碉台、修堡，並給自己蓋房翻修」鼓樓。史逆又霸佔三垧外小莊村農民土地百餘畝，並立碑爲記，留給其子孫。強姦本村八個婦女，有一十三歲的女孩。樊逆一九四五年給敵人收大煙稅（在每兩上勒銅元（大洋），剝削了農民八十餘兩大煙土。本村老鄉純被我告發『通匪（指八路軍）」被殺害。寧縣去秋解放後，該兩漢奸地主爲閻逃避清算，即用美女酒飯等拉攏幹部。史逆小老婆將自己十五歲的女兒許給田三三（投機份子，當時任村武委會主任）。大老婆給上一個充我幹部之樊二科（外村人）。樊逆叫自己女兒大榮花與某幹部通姦。同時又通過其親戚關係上某工作員講情。隨後去秋只是馬馬虎虎算了一下，農民苦水未吐出來。去冬閻敵二次侵佔寧縣城後，（該村離城七里），樊逆仗閻敵勢力還要刮吃過他家糧的人的狗，圖向羣衆報復，並引上閻軍捉村農會主任、民兵隊長。不久，寧縣重歸人民手中後，樊逆竟慌了，東搬門子，西講情，又請幹部吃飯，給農會主任送肉送糕吃，並送給兩件新衣服，農會主任賈肉肉堅決拒絕說：「我不要敵人的衣服，不要敵人的東西」。領導全村羣衆起來向二逆展開清算鬥爭；人們打開史逆的碑記和大門上「營保全鄉」的牌匾。現正由經濟清算進行到政治清算，展開了反奸鬥爭。（治予、塞甫、爾才）

谷渠村調劑土地後
整理舊貸糧等
解決了口糧牛料困難

（興縣訊）六區谷渠村，去冬曾進行土地改革，但極不徹底，地主富農尙保留相當多的水坪地，貧苦農民都沒有好地種。三月間村幹部參加縣擴幹會回來後，就和羣衆研究怎樣解決春耕中的困難，因來不及重新進行土地改革，決定先向富有者調劑水地，經過羣衆大會，共調出水地二十八畝、坪地七十六畝，按三等分給二十八戶貧苦抗屬、復員軍人和貧苦農民。土地調劑好後，農民提出沒有肥料和種水地的農具，大家討論出解決的辦法，要富有者把調劑出水坪地上的糞，全部調劑出來；另外向四家地主富農調劑了糞二百馱、大糞四十担、鋤杴二百五十斤，解決十四戶沒糞的困難。調劑出的九件農具也分給了沒農具的人。向七家地主清理出三石小米，另外還整理出本村舊貸糧、貸款、義倉共四石六斗，解決了全村貧苦農民的口糧牛料困難。最貧苦的張登旺，家裏有五口人，只有幾斗粗糧，這次他得到七斗米。羣衆的生產情緒很高，忙着送糞打壩，有的晚上不睡覺搶着澆地，三天就把水地種完，現在全村轉入山地種茭子。（張曜賓）

幹部腳跟沒站穩
地主乘機鑽空子

（新華社臨縣九日電）寧縣某些村莊土地改革中，因幹部階級觀點模糊，地主乘機鑽空子。羣衆非常不滿。下莊村地主陳千貞在興縣一家商店當掌櫃，擁有好地六十畝，僱一長工耕種，兒子[illegible]入我貿易機關工作，幹部把他當成「抗屬」，（編者按：抗屬係指革命軍人家屬，即使是抗屬，如係地主也不應分羣衆的鬥爭果實。）分配鬥爭果實時，分給騾一份，而六家貧苦抗屬才分得一頭毛驢。羣衆說：「掃土帽兒喉了點，咱做了個甚」。八區中山村地主張正斗爲同川有名之三代惡霸，抗日中投機混進民主政權，曾任過區長等職務。回家後包攬村事，籠絡村幹部，在村中擁壓羣衆，但縣領導上誤認爲他抗戰有功，未加緊決處理。土地改革中，該村在張正斗的操縱下，在羣衆會上公開提出：「窮中不富，富中不窮」，全村一百八十四戶人家中，僅劃下一家富農，而他自己卻列入貧農之內，在街上大喊說：「整個同川八區也沒有一個地主。」二區某區幹部於新小營分鬥爭果實中，地主羅懷仁的女人，向他哭了一場，他便說地主「可憐」，要「照顧」，就把羣衆清算出的一千五百件衣服退給地主五百件，羣衆不平的說：「人家只怕凍殤地主，就不怕凍死咱們這些窮苦人。」縣擴幹會後，上述問題已引起大家警惕，現已開始糾正。（范芠）

時評
地主的心不死

當羣衆的強大力量壓倒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時候，他們會暫時的表示低頭，甚至屈服，但是，地主階級的心是不死的，時刻的想向人民復仇，死灰復燃，繼續過那種統治壓迫殘害人民的罪惡生活。今天五寨北關發生的消息，就是一個例子。他多少年從農民身上吸去無數的血汗，當農民起來向他索還的時候，他卻說人民的罪惡是非法的，記成了「血賬」，叫「一筆大血賬」，這是多麼反動的惡毒的啊！正如五寨城關羣衆所說「地主都一樣，都得堅決的」，不止張金奎。」是的，所有的地主都會「留賬」，這種賬，不一定是紙本上的賬，而是心頭的「賬」，就是所謂階級仇恨。我們毫不奇怪，也毫不畏懼這一點，可是，我們必須非常明確的認識這一點，這樣，才能時刻在工作行動中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土地改革，就是要達到徹底消滅地主階級的目的——經濟上消滅封建剝削，政治上打垮地主壓迫，思想上粉碎地主的麻醉與束縛。這個道理，許多同志已經知道，問題是在於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在實際行動中，眞正能夠堅決的站在農民方面，十分注意加強農民的思想教育，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從政治上、思想上，看透地主階級的本質及地主階級的「變天」幻想，等待「復仇」的幻想，而能有信心的戰勝與馴服他們，使地主階級只能帶着仇恨的心到他們的墳墓裏去！

神池縣政府貿易局八角商店
千餘馱糞送給農民

（神池訊）本月初，縣政府和貿易局八角商店，將積存下作坊糞一千三百餘馱，全部送給了貧苦農民解決肥料困難。經過行政村幹部討論分給川口村二百馱、三道溝一百馱、磚窯坪九十馱、南窯莊七十馱，餘七百餘馱全分給八角貧苦農民。由該村羣衆民主討論，分給六十一戶貧苦抗烈屬及赤貧農民。現該村農民正積極往地裏送糞。（明俊卿、鄭存英）

羣衆鬥爭能個人代替嗎？

（本報訊）保德三區抗聯主任劉汝田同志，在井兒窯村以個人出面要地，代替羣衆門爭，結果地沒要出，地主反而作難羣衆。該村地主王滿搶虎，蓋起一座大仙廟，自稱「神官」，欺騙羣衆，圖財害命無數。四一年本村貧農王開治的二叔父生病，他欺騙王開治說，他的「神神」說是「找羊症」，要用剛殺下的羊皮包在病人身上醫治。當時他知道王開治沒羊，就把他十六斤重的一隻羊賣給了王開治，殺了包上，不到兩點鐘，病人就被治死了。他吃了羊肉，用了羊皮，還白得四元白洋，他又賣給了一口棺材，折走了王開治六垧地。他兩口人欺騙佔有八十五垧土地（歷年出賣的五十餘垧在外），羣衆痛恨而不敢說。劉汝田同志去該村後，不先發動羣衆，控訴滿搶虎欺騙人民的罪行，而以自己出面要地，代替羣衆鬥爭，直接向地主「要出一五十餘石糧、三垧地（去年獻了七十六垧）、一二百廿七元白洋及衣服糧食、傢具等，三天半內就結束了所謂「羣衆運動」。可是劉同志剛走出井兒窯村，王滿搶虎就一跳三尺高，大罵新政權和農民。並且說：「農會幹事王定在，就是那年日本「掃蕩」時，他親手給過王定在裝殮一個元寶，現在不拿出來，說要讓賠咧（察頂）」，嚇得王定在全家，哭成一團。留下負責分配果實的村長崔登貴同志，解釋了幾句話，也叫他罵了一頓。急得貧農王紹周，趕快追回劉汝田同志說：「你回來解決吧！不知人家要怎呀！」「這個虎狸鬼子也搞得，鬧的不行。村裏人都怕的不作聲。」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祝平漢、同蒲雙捷

太岳我軍已打爛胡閻聯防體系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四日電）此間人民日報以「祝平漢同蒲雙捷」為題，發表社論。首稱：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自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八日十二天攻勢以來，已獲得光輝戰果，收復淇縣、延津、封邱、原武、陽武、濮陽、淇縣、滑城、浮山、絳縣、新絳、河津、稷山、太寧、通許、寧陵十五城及侯馬、禹門口、蒙城、宜溝、鶴壁等重要據點，控制平漢同蒲兩鐵路三百餘里，殲蔣偽軍一萬六千餘，內俘蔣軍二十七旅副旅長王樹忱以下一萬二千餘，繳獲物資特多，僅子彈一項在河津、禹門口地區即繳獲二百餘萬發。但這只是我們預期戰果的一部份，精彩的尚在後面。社論指出：此次攻勢有三個特點：第一，蔣軍抽走主力，進攻陝北延安，在冀魯豫和晉南戰場已轉為被動與劣勢，我軍以壓倒優勢，主動發動攻勢。第二，直接有力的配合西戰場作戰，特別晉南及汾河流域的攻勢，一舉手即乾脆消滅胡宗南之十七旅四十九團及二十七旅一部，以後即勢如破竹，積極向南三角地帶，切斷胡軍陝晉交通，威脅陝北胡軍右後方。第三，攻勢初期，主要在於毀滅蔣軍鐵道線，協助地方大批翻身農民，奪取大量戰爭物資，收復大塊失地，並奠定今後大量殲滅蔣軍有生力量之基礎。同蒲線及晉西南，是胡宗南集中十個旅以上兵力，費了七個月時間，損失三個旅的代價，苦心經營的，但我太岳人民解放軍僅五天的攻勢，就將胡閻的聯合防禦體系打得落花流水。現晉南大部地區已恢復去年七月內戰爆發前的態勢，並使太岳解放區獲得巨大發展。平漢線是蔣介石夢寐以思的，去冬蔣軍兩臨漳河，企望邯鄲、邢台，鐵路恢復，但終不得越漳河一步。石家莊以北正定至保定段，早被我人民解放軍切斷，至今仍為我控制，而此次我軍出擊，又將安陽至新鄉段鐵路徹底毀滅，蔣介石打通平漢線的幻影是愈來愈渺茫了。社論稱：我軍此次攻勢，乃是全區軍民戮力同心，立志為人民立功，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illegible]，發奮努力的結果。現在攻勢正在猛烈擴張，全區軍民正全力爭取更大勝利而戰鬥。我們可以告慰於我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有充分信心與毅力，堅以勝利的行動保衛你們。我們也可告慰西戰場的全體軍民：你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兩個戰場密切結合，我們的攻勢必將大大錯亂蔣胡軍的部署，有利於你們的機動作戰。

石莊外圍大捷是晉察冀人民新的大勝利的開始

——晉察冀日報評論——

（新華社晉察冀十五日電）晉察冀日報於十四日評石莊外圍大捷的勝利：「石家莊外圍的勝利，和九天前[illegible]攻克，[illegible]人民解放軍[illegible]石口、平定的勝利，衛北山城[illegible]的勝利，但這只是我晉察冀人民勝利的開始。蔣介石越打越弱，我軍越打越強的形勢，就又一次表現出來了。石家莊之外圍據點，在日寇佔領期間，就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蔣胡軍從日寇手裏「接防」後，又加強了這些工事。但在英勇的人民解放軍面前，竟是不能逾越，被殲的命運，胡宗南嫡系第三軍及其走狗蔣奸侯如[illegible]部在戰役開始，已喪失了[illegible]之樂，其後果是極為明顯的。」社論號召全邊區軍民擁護更大規模的殺敵立功競賽，熱烈支援前綫的勝利。

晉冀魯豫人民自動參軍

六萬新戰士奔赴戰場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豫北同蒲前綫人民解放軍發動自衛反擊，殲蔣偽近萬人，攻勢方興未艾，邊區人民自動參軍，現已有六萬新戰士奔赴前綫作戰。數十萬民兵自衛隊，亦渡戰地，協助主力部隊痛殲頑敵，「保衛毛主席，為人民立功」的口號，普遍在晉冀魯豫的廣大山岸和平原。

石莊外圍反擊戰中數萬群衆助軍殺敵

（新華社晉察冀十五日電）隨軍記者報導：石門外圍自衛反擊戰鬥一開始，冀中藁城、晉縣、欒城、束鹿、無極、[illegible]縣數萬群衆，即熱烈奔赴前綫，幫助軍隊殲敵，於戰場周圍長達數百里之交通綫上，晝夜不停的轉送作戰物資與救護傷員。距戰綫二百里之安國縣千餘農民，亦星夜趕來。[illegible]、蠡等縣群衆並組織有隨軍合作社，以大車二百五十輛，擔帶大批米、麵、草料，隨軍供給。

臨沂蔣軍暴行

（新華社山東十四日電）蔣軍在臨沂城區大肆逮捕居民。據最近統計，無辜居民被押入獄者已達四千餘人，監獄附近居民常聞酷刑拷打之慘叫聲，從牢獄傳出。[illegible]月二十日，一百三十餘人慘遭活埋。

方圓六十里之大圍殲

三小時激戰即解決戰鬥

——某指揮員談柳南大捷經過

（新華社東北十五日電）柳南大捷後，記者於遼東前綫某地走訪某指揮員，承告此次獲勝之經過如下：

「杜聿明為挽回其敗勢，動員了十四個師番號的兵力，企圖第四次進攻我臨江地區，由東北保安副司令鄭洞國及十三軍軍長石覺駐新賓指揮，其中間之一路，即為新近從熱河調來的十三軍之八十九師與五十四師之一六二團，此路為進犯軍的主力，目的在首先奪取三源浦。其右翼為二十一師沿新（賓）通（化）公路前進，以為策應。其左翼為從熱河調來的暫廿師與五十四師一部，沿新（賓）柳（河）公路前進，經過調兵口鎮（柳河西南三十里），企圖打下柳河後，與中路蔣軍會師海龍梅河口一帶。更有一八四師殘部等出動配合。三月廿九日，八十九師自新賓出發，於四月一日進窺三源浦西南四十五里的紅石鎮，我軍於誘敵深入後，遂以主力守備，將其阻擊於三源浦外圍卅五里的地帶。此時，中央社即大肆吹噓，謂「共軍狼狽潰退，國軍以迅猛動作佔領三源浦，並奪回鐵路口一」，實際上，他們只是從遠處看到三源浦的燈光而已，當他們真正進入三源浦的時候，已為放下武器以後。

三日拂曉六時，我軍即開始反擊，並以紅石鎮為中心，進行方圓六十餘里之大規模包圍殲滅戰。三日晨，數十門大砲、數百門小砲，夾雜着數百挺輕重機槍，響成一片，使正在興高采烈準備進入三源浦的將軍脅惶惶觀戰，經過數十分鐘的猛烈砲擊與步兵衝鋒，據守三源浦南十里歪背子山地之守敵為我殲一部後，不支潰退，我軍遂奪取了此一關係全局的制高點。左右兩翼我軍，亦於同時擊潰了小迴溝（三源浦西南五十里）與三十五里）六盤嶺光子（三源浦南五十里）之敵，形成南北夾擊，敵指揮部之張[illegible]之全局遂完全混亂，豕突狼奔，齊向三源浦南四十餘里之紅石鎮嶺山一帶潰退，我左右兩翼之攻擊部隊亦已趕至，實行堵擊，遂將此路進犯蔣軍整個包圍殲滅，俘獲八千餘人，其中並俘副師長張[illegible]、政治主任秦世傑等校級以上軍官[illegible]名。該進犯軍所有美式武器裝備，全為我繳獲。自開始反擊到結束戰鬥，不到十小時，殲滅戰只三小時，即解決戰鬥。我軍另部於調兵口鎮方面堵擊住蔣軍暫二十師等部的進犯，並殲其一部，已不使他們前進。當時，敵有共一六二團一個排於戰地武裝起義。」至此，該部指揮員笑對記者稱：「十三軍是蔣介石的嫡系，全部美械裝備，常以首先進入東北自豪，抗戰當中，該軍在常熟將軍湯恩伯指揮下，從河南一直退到貴州，因此不遠數千里而來，但是杜聿明想利用這張王牌以挽回頹勢的，不料在幾小時內，即為我軍殲滅。」

「在此役中，蔣軍官兵表現了兩個特點：第一，是士氣低落，都願放下武器。當其指揮部失去指揮能力時，中下級軍官便自己跑出來集合隊伍，放下武器，滿山遍野的喊：「某某連到這邊來」，「某某連快到這邊集合」。他們對民主聯軍的俘虜很自然的說：「你們的政策我們都知道」。下火綫時，民主聯軍沒有用很多押俘人員，只告訴他們「到三源浦集合」，他們一路上不好走，要求「給指路條」，他們就是成群結隊的按時到達指定地點。第二，他們都不願回去，放下武器的官兵都不願回去，當場釋放了二十多人，他們都哭着不願去說：「我們回去還得當兵」，「我們不當兵」，「我們願意當八路」。最後，他們再三詢問：「我們是回不去，還能回來嗎了」」

豫北我軍一週反擊

斃傷俘蔣偽近萬

（新華社豫北前綫十三日電）晉冀魯豫軍區野戰司令部發佈第三號公報，公佈一週內（四月三日至十日）在豫北地區共斃傷俘蔣偽四十九旅、快速縱隊、偽六十六師、偽[illegible]三縱隊、偽[illegible]司令部生、鄧劉秩等部九千九百餘名，攻克浚縣城及鶴壁、羅村、柴園、太保、鹽旺等重要據點及大小村鎮數百處，繳獲輕重機槍三百五十六挺、長短槍五千四百四十支、兵工廠兩座、子彈三十五萬發、電台六部、汽車四輛。

蘇中我軍俘敵四百

收復豐利古壩

（新華社蘇中十五日電）蘇中人民解放軍某部，十二日收復海（安）拼茶以東之豐利、古壩兩據點，活捉豐利偽區長以下四百餘人，繳輕重機槍十餘挺、步槍二百餘支、子彈數萬發。古壩蔣偽據點被我攻佔後，偽縣大隊李[illegible]所部[illegible]，蔣偽聞風逃竄。蔣軍於上述兩據點一分為兩部守，[illegible]塊，解放軍於十一日夜發動反擊，次日即將該兩點收復。至此，如（皋）、海（安）[illegible]完全被我軍收復，[illegible]之四千五百方里，已無敵蹤。

中國現在只有兩條路（接第一版）

然而因為人民更加覺悟，力量更加強大，內戰結果仍是只得更加殘酷的抓兵徵糧，政府更加緊的剝削，官吏更加[illegible]，物價更加緊的飛漲，經濟更加緊的崩潰，民變更加緊的[illegible]，也起而武裝自治；現在是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人民都活不下去，這是擱在全中國人全世界人面前最嚴重的事實！最明顯的[illegible]。

我們中國人民，以前還是幻想蔣介石知趣、悔悟，回頭決議，放棄獨裁，停止內戰，實行民主，美帝國主義停止幫助蔣介石，不再與全中國人民為敵，恢復以前的[illegible]係。現在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幻想！蔣介石受美帝國主義[illegible]更大，加造偽憲，並使人民第一次絕望，關閉了[illegible]門。因為戰爭對蔣介石不利，蔣軍士氣不振，人心更失，[illegible]的施行「經濟緊急措施」，在各地捕禁千萬民主人士，瘋狂的封閉和趕走中共留駐各地合法機關與聯絡人員，[illegible]各黨派不停的前後[illegible]（諸如[illegible]協定），並且更為瘋狂的拿出最後的所有的從來抗戰未用過的對中共和人民全部美械兵力，自稱[illegible]兵力，實際是最猛的胡宗南和人民軍隊無一次不打敗仗的[illegible]，進攻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民主自由的聖地，抗戰[illegible]價只是轟炸而來敗逃的人民抗戰聖地。這是使人民第[illegible]關閉了全面和平之門！現在中共最低限度的正當要求：[illegible]份政協決議，恢復去年一月十三日國軍事位置，取消[illegible]法」，是絕對無望了。

前途的演變將是如何呢？我們可以預見：美帝國主義會[illegible]介石，然而蔣介石有美國那樣的幫助，除了借給極大的[illegible]資而外，然而更會直接幫助增派兵，參加助戰，又有接收日本的[illegible]火物資，結果只是損失兵力六十餘旅（原師），將及全[illegible]之一，美國以後的幫助，決不能比以前更大，蔣介石的[illegible]比以前更慘！命運是注定了的。到底是蔣介石勝利、中國[illegible]帝國主義侵略勝利？還是人民勝利、民主勝利、中國人民[illegible]？到底是蔣介石和他的自私走狗死亡？還是全中國人民活[illegible]？全世界人都很清楚：歷史上，人類開闢以來，只有公理戰勝[illegible]勝！最後勝利，是要屬於全中國人民，只是時間問題？！[illegible]國人民覺悟如何？民主力量如何了現在人民覺悟和民主[illegible]因為時代前進，而空前的普遍和強大了，剩下的只要看蔣[illegible]統帥和指揮的軍隊和其他徒黨，是否還要繼續作蔣介石[illegible]內戰的砲灰，為民族的罪人，增加同胞的災難了

我是一個在中國人中還能夠長久和較舒服活得下去的[illegible]，為良心的驅使，感到匹夫的責任，參加解放運動，就是[illegible]少同胞痛苦，全中國同胞：希望都要起來求活！起來自救！[illegible]我今天再作一次國民呼籲的用意。

翼城民兵英雄中清溪

捕獲逃逸之敵團長

（新華社同蒲前綫十六日電）由翼城潰退出之敵五團團長張鴻德、副團長鄭中浦等，被翼城民兵英雄[illegible]等捕獲。該偽公安局長李夢元，[illegible]。中浦則[illegible]，始時逃在翼城，翼城民兵[illegible]，即組民兵千餘，依情況調查，分組成十多個小組，把守各要道口，特別嚴密的封鎖了通絳縣曲沃等地的要道。

五日夜，部隊攻佔[illegible]，鴻德與[illegible]從南門突圍，所部四十餘人，向下[illegible]，中浦率[illegible]入下[illegible]，[illegible]在五[illegible]搜索，[illegible]、步槍二十三支、[illegible]元。[illegible]偽公安局長李夢元。翼城民兵在[illegible]封鎖一部，[illegible]，另繳俘十五人。

副刊

地主的心一樣的黑

編者按：本文是二中學習的幹部孫管文在全縣訴苦大會的發言。孫同志過了二十多年的長工生活，嘗盡了舊社會的一切辛酸。他的發言，具體生動的揭露了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壓榨。耐心的讀，細心的想，可以增長不少階級鬥爭的知識。

聽老人們說，我家原是偏關縣人，乾隆年間幾輩子逃荒到五寨河灣，都是攬工受苦。到我手裏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我給地主攬工二十多年，箇裏面的苦辣味道，沒有身受過的人，是想也想不到啊！

窮娃娃變成「火盆蓋子」

我一直長到十三歲上，沒穿過一條褲子，冬天祇有一個爛皮腰子，在家裏有火炕那裏臥，冰凍了烤，烤了又凍，滾一層黑皮，黑皮上又裂開許多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血口子。因凍的怕，烤火，見火就撲着去，以後人家就叫「火盆蓋子」，那我的小名——二小子，也沒人叫了啊！

二斗莜麥滾成百石　殺了豬連個豬頭也沒吃上

聽老人們說，生下我的那年年成不好，家裏沒吃的，借了地主牟化光二斗莜麥，加五行利，到秋收後還不了，換成三升的借約。第二年又還不起，又換了新約，以後每年又付利又換約，到我八歲時，除給了的不算，就滾到一百多石莜麥了。從此，每到秋收和臘月裏，地主牟化光就領着長工吆上牲口來我家要賬，來了把家裏罈罈罐罐搜個遍。

我十歲上那年收成又不好，給地主交了租沒吃的，從秋收到第二年春天，完全吃的是苦菜和山藥，沒見過一粒米。春天我外爺家給了我們一個豬娃子，娘兒幾個挨上苦菜餵大了。冬天殺下五六十斤豬肉，捨不得吃，祇吃了一點腸肚。地主老財們知道了，這個來要幾斤，那個又來割一刀子，自己沒吃也沒賣，到底祇剩下一個豬頭、四隻豬蹄子，一家人還捨不得吃。我媽說：「留下，今年過年有個豬頭，四隻豬蹄子，可以過個『好年』。」她老人家倫倫的藏下一斗莜麥，娘兒們騰下，準備年下淖莜麥角子。我們姊妹兄弟們都盼着吃一頓哩！到了臘月二十九，地主牟化光又領着長工吆着牲口來了，一進家眼睛和賊一樣，把炕頭炕落全搜遍了，搜到客窯就說：「這夥窮孫子，我一來就把糧食都抬（藏）啦！」天呀！連吃的也沒啦，抬個球吧！最後搜到抬豬的窯上，我的心跳了，全家人的心都跳了，牟化光把豬頭往出一提就說：「窮滑頭還吃豬頭哩！」我媽央告我們哭，人家連睬也不睬，提上豬頭和豬蹄子就走了。

媽媽哭着教謀生　地主逼住往死受

我十三歲那年，媽媽對我說：「小子不吃十年閒飯，出去給人做活去吧！」我聽了媽媽的話，就給免九坪村地主韓二牣放了牛，祇吃飯沒工錢。到第二年活兒就多啦，白天放牛，晚上回來還得切草，捆子大，抱也抱不住，切了一句也拍不斷，韓二牣就罵：「這小狗日的才吊啷哩，不想幹了滾回去！」說着接倒就打，我哭了幾聲，人家馬上就不要了。我回到家裏，爹給人家受苦不在家，家裏又沒吃的，娘兒兩個抱住哭了一場。後來又到了歧林村給另一家地主打短，雖說也吃不上飽飯，好歹總算熬到了半年，饑餓的連站也站不住，肚餓眼花，七天頭上再也支架不住了，就和地主去算賬，地主說：「十天打短，七天換毛，受七天不能使工錢。」原來說好是每天一百二十個制錢，結果七天共要下一百四十個，還給人家說了許多好話。

天下地主一樣心　眼黑受苦人從貓窩倒在狗窩

在家住不住，又給寧武溝村地主賈文科攬了工。在地主他家當長工，摟莜麥時，我天天給抓子擡九十多把，一抓子全勤了，手也酸的抬不起來。有一天回家去見我媽就哭，我對媽說：「媽媽，這苦我受不出來。」媽也哭着給我把兩隻耳朵子熱在肩上，又打發我去了。第二天又去抓，有一個人從地勁走過，就說：「賈先生，這小長工實頂個大人，看不見人就看見個廳頭。」賈文科祇咨笑了一下。有一天，地主賈文科吃着肉菜飯，他們看我問：「二小子，你愛吃肉不愛？」我那時年紀還小，心想咱天天給他好好受，也許是給我吃一點呀，就說了個愛。賈文科把眼一瞪說：「噯！看我上一坐吃吧！誰叫你沒錢來？人無錢，不如水。」賈文科吃開了，接着又說：「人這命是天定下的，你那命就是生在貴處很土下。」

在地主賈文科家實在受不住了，我想另外再找個主家，總會比這家好一點吧！第二年又給另一家地主季茂蘭攬了工，受的苦比在賈家雖還少一點，也是一九件事情吧。說起來，我紙說下九個月，提到下工算賬的時候，地主季茂蘭說：「這冬寒時月，你回去也沒做的，就給我『串打』（幫忙的意思）十幾個月吧。」這一冬天，我天天給人家到二十里以外擔炭，回來還要擔水、掃院、推磨、餵牲口、掏茅糞……，到了過年，我給人家把窗子糊上了，對子貼上了，過年時地主就說：「二小子！你回去吧！」白「串」了一個月，空手回來了。地主就是這樣的狼心狗肺的東西。

過了年，我又給地主胡柱娃攬了年工，他和我家貼點親。我想「總會比別家要好一點吧」，就給他拚命的幹，放羊、打雜，都幹，可是從春到冬，沒有吃過一頓好飯。祇是秋收時吃過一頓好茶飯，過大年時，我想可能叫我吃一頓，大年初一吧。回來我看見家裏羊吃過了，大年初一的乾水餃，人家全都吃了，我想：「今天大年，給我另做了！」下來了，我高興的去看，還是平常天天吃的「穀子糊糊」，不由的我就兩眼泡出淚來，嚥在嘴裏……

「算」「七錢」下，我的「命」是「一七錢」，給他老爹算「完」又是「二兩」，說：「你的命是一爪爪命，一爪爪吃……」常時聽了這些話很傷心，家裏人說窮人就是窮命，……

總不起。真是……！胡家的四年，山林地上，人家不同，就我來，打了一個人一畝地的工錢，說是七個人開了一塊半地……（未完）

謝文林的故事

蘇光

廿九年的冬天，漢奸閻錫山，製造了「晉西事變」。在汾陽東的東村，新軍的一個戰士謝文林，因為請假回家，沒來得及趕上隊，就留下了。事變後，閻頑軍到達東崗村抓兵，他便被在澗山林裏，不幸又被頑軍捉住了。他把五個指頭都屈了，裝作殘廢，對閻頑說：「我從樹上跌下來，把左手給跌壞了。」哄騙過敵人，便不抓他當兵了。從此，謝文林就掛起了一隻「殘廢」的手，合走了他家的十二畝地，一合走了「殘廢」一人了。「兵」沒當成，但得沒法，只好用一隻手做活營生，農忙時幫人家做些輕活，來養活自己和老婆。他的左臂上，老是裹着一塊爛狗皮，手拳窩不敢伸。但是他心裏卻在等待着自己人——八路軍來解放他和晉西南的人民。

三四年閻錫山的「國民兵團」的團長，又要抓兵，一次閻錫山的醫官來檢查謝文林，在村裏當衆說下了他的罪狀，扭着他的左臂，紐着他的肩甲骨，用聽診器聽他的心臟。他心裏暗暗盤算：這下怕就露了，這位醫官不高明，竟證明了這條胳膊確是「殘廢」了。不過只能算是半「殘廢」一個人，所以每年還得出一石七斗糧。從此他的生活更悽慘，盼望自己人——八路軍的心也更迫切。

去年，晉西南人民終於獲得了解放，謝文林「殘廢」了七年的手，突然好了。而且現在已成為該地的一個羣衆工作幹部。

土地改革中給地主留東西的思想是不對的

——秋民同志寄自臨縣——

工作圖小通訊

「澈底消滅地主階級」，我們在口頭上常講，但一到實際上，就常常表現得不澈底。就拿對地主的清算來說，常常在清算中去考慮給地主留多少東西，清算時留了一些給地主。最近清算了一個小地主，給他留了一些土地，但是受到了負責同志的批評，當報給工作團負責同志時，問題不在留多少，而在於清算時不必考慮給地主留東西，地主的一切財產（地、窯、傢具、牲畜等）都是農民的。清算之後，農民可照顧一下地主，就是說我們農民讓你地主生活下去，給你一點房地吧！這才是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從這個觀點來看，土地改革中給地主「留」東西的思想，是非常不對的，給地主留好地好窯更不對。工作團負責同志的指示：「讓地主去種壞地，住壞窯」這個明確的階級觀點的指示，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發，就是說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思想，要貫徹到土地改革中的各種大小具體問題中去。

劉胡蘭的精神鼓舞着戰士們前進

权揚

文水大象鎮戰鬥後第三天（三月二十二日），「通海」部各連戰士代表三十五人，攜帶祭品等，前往文水五區雲周西村，公祭被閻頑軍殘害的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及石世輝、陳柱子、張年成、石六兒、石三槐、韓老等七烈士。當代表們的武裝行列到達雲周西時，老鄉們一齊擁來圍住他們，紛紛訴說閻軍的暴行。公祭會前，部隊負責同志召集了一次被害家屬座談會，許多婦女們都泣不成聲，詳細的調查了各個烈屬的家庭土地狀況，有困難的都決定由政府負責解決。

公祭會就在烈士遇難的刑場上舉行，祭後，劉胡蘭同志的母親胡文秀，告訴胡蘭同志被害經過，她說：「胡蘭子是個不好說話、老老實實的孩子，平常對公家很好。再好不過，去年臘月二十一日，勾子軍到了咱村，抓住她要她『自白』，但她一句話也沒說，只說：要殺就殺，問個什麼？並把頭上的手巾和戒指取下遞給我，說：『媽，你不用怕。』……『一來吧！』自己躺到鍘刀下……」她泣不成聲；接着又說：「胡蘭子是個共產黨員，為毛主席、為老百姓犧牲了，同志們一定要替她報仇！」這時，戰士們一齊高呼口號：「為劉胡蘭同志報仇！」「打垮閻錫山！」「消滅勾子軍！」

兵團劉胡蘭同志的老鄉，勾子軍的暴行，使戰士們……政府抓了五個壞人，我們還要打……戰士王寶一面說話，一面流淚，他說：「七支隊軍不是人，我扛槍八年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殘暴的，把不住刀把的手也揮起刀來了！」這時，烈士的鮮血，復仇的怒火，使戰士們忍不住站起來，喊着：「打倒閻錫山！」「消滅勾子軍！」「報仇！報仇！」

會後，同志的家裏去參觀，大家說：「全體指戰員記住同志的……以後再到這裏一定來！」胡蘭同志的父親寫了封信，親筆給「通海」部全體指戰員……如下：

「×旅全體同志：你們一定要給她報仇，報仇！在你們衷心同志心上：消滅勾子軍！」

全「通海」部政治部，指示各兵團抓緊戰鬥空隙時間，在部隊中進行教育，並選入的烈士代表……各連隊，於二十四日召集了會議，討論如何進行教育和如何……

現在，在×團一個連裏，……一個小女孩，……在戰士中的戰爭熱潮中，已收到很多……她說：「人家我入伍好幾年了，只比不上……」由此可見……的精神，堅決的為……

風骨

讓担架

打尖山時，七連政治指導員關上掛花，他緊接着走下來，這時情況很緊張，正巧只剩一付担架。戰士王四紅手上掛花也下來了，就政指一看見，上前安慰了他幾句，就叫他趕快上担架走。王四紅看了看關指導員的腿，他彎下了腰說：「指導員，你是腿掛花，不能走，我是手上掛花，不重，我能走還是你坐。」王四紅推讓，最後政治指導員再三勸說，衛生員才抬了担架。